

叫一声“老师”，女星敢答应吗

目前中国电影圈长得最像的两大女星，同时迎来紧锣密鼓的电影宣传期。于是，某个憋了很久的娱乐话题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公开的焦点。

为此，王珞丹写了篇文章斐然、滴水不漏的长文《一个女演员的自我修理》，否认了充满戏剧化正能量的“王珞丹拒演却成就了白百何”，称“我们不是非此即彼的敌人，而是可以各自精彩的奋斗同仁”。

有意思的是，白百何的回应一口一个“老师”：“谢谢王老师对我的肯定和鼓励”“希望大家支持老师的暑期档作品”。底下评论满是火眼金睛：“不知道为什么，看见你叫王老师，特别不舒服。”这感觉就好像是戴着红领巾的萝莉，在班主任身边蹦蹦跳跳地敬个礼。

但请大家注意，白百何和王珞丹都生于1984年，分明是同龄人，而白百何2004年就已演了《与青春有关的日子》。

在戏外，王珞丹与白百何相当不同，前者走的是高姿态文艺女青年之路，言语间总要抖个机灵。

她几年前被调侃长得像葛优，换一般女星早就怒了，但王珞丹很机智地化解了调侃，发文道：“今儿有人提醒我有一张明星脸！想起年初还照过一面儿，没承想：长大后我就成了他！巴望以后演个父女忘年恋，连化妆费都省了。当然别光长相啊！希望艺德、演技特别是片酬



白百何

王珞丹

也能日渐向葛大爷看齐！”多么有内涵的一唱三叹啊，底下评论纷纷路人转粉，夸她大气幽默。

但说到与白百何“撞脸”，王珞丹就没那么轻松幽默了。两年前，有媒体报道王珞丹被问与白百何“撞脸”会不会尴尬，她是这样回应的：“我觉得她会比我更尴尬吧，因为不是说我像她，所以我还好。”听起来潜台词仿佛是“我比她大牌”。

如此看来，也就别怪白百何如今在回应“撞脸”时会答：“王老师是我的前辈，她演戏的时候我还在家生小孩呢。”

对于女星来说，辈分与年龄都是非常敏感的。新人笑、旧人哭，这个行业可并不尊老，永远是后浪拍死前浪，跟红顶白、竞争残酷。

有首老歌《戏梦》唱道：“昨天华山论剑，今天决战京城，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。去年你是天王，今年我是至尊，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。”

在“吓死宝宝了”比“我是你爸爸”更流行的今天，叫人“前辈”未必是一种尊称。尤其在岁数差不多的女生之间，故作娇俏姿态把人叫老了，很可能被视作仗着人红要起点风波。

张爱玲论苏青时写道：“同行相妒，似乎是不可避免的，何况都是女人——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。”白百何这一声“王老师”，不仅拉开了年龄差距、辈分差异，更是展现了两人的不同处世性格，以及演艺圈生态位的微妙距离啊。（纯净）

·纪实连载

心会痛 才会长大

(5)

■文/张智澜

打印事件和买粥事件

这一天，我和万恋被师傅叫到了办公室，“新人刚来要负责照顾大家的一些琐事，比如中午订餐。你们两个各值一周，轮流帮大家在一周、周四午餐会前订饭。你们俩谁先来？”

“我来！”万恋爽快地说。

周五下午下班前，万恋就把一摞整齐的外卖单用一个铁夹子夹着，和每一位同事沟通，逐一记下大家的喜好：素食、忌食猪肉、忌食辣味、爱吃面条……饭菜送到，她总是提前收拾好会议室，将餐食分好，与同事们的座位一一对应摆好。

为什么要自己做这么多的工作呢？让餐馆送来之前先分好不就得了？

一周过去，该我来给大家订饭了。手里拿着万恋交给我的菜单，我心里酝酿出一个“聪明”的办法。

“喂，好运粥铺吗？我要订饭！”

“您请说……嗯，您要了五份粥、五份面条、两个馒头、一笼包子，外加四份黄瓜、三个咸蛋、两份腐竹和一份花生米……”

“你把饭菜按照我刚才说的那样分好了送来。”

12点前，午饭准时到了，我得意扬扬地拆开塑料袋：嗯，没错，正是我要的，时间一到一屋子人就能准时开饭。这一天的午饭我吃得格外香，新办法无非就是把工作分给餐馆的大叔呗，有啥难的！

师傅下午要去开一个重要的会议，我真希望她能带我一起去。

“智澜，”师傅郑重地把一个U盘递到我手上，“这里面是下午要的会议资料，你把它打印出来，装订好。”

看来师傅不会带我去了。我有点儿小失望，口里答应着，快步走向打印机。

下班时间到了，丁零零！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，传来了师傅严厉的声音：“下班你别走，等我回来！”

“啪！”师傅回来把一份文件拍在我面前的桌子上，“你看看！”

我定睛一看，这不是我下午打印的演示文稿吗？看到我不解的眼神，师傅说：“你把它翻到第38页，你看看那是什么。”

是一页环保纸的背面。基金办公室有环保节约的意识，如果是内部使用的打印资料，通常要正反面使用。已经用过的打印纸，也会被放回打印机，静待下一次循环利用。但是，对外材料却务必要干净、整洁。这张环保纸和它的前后“邻居”比起来，分外刺眼。

“这份材料我准备了整整一周，打印版递给对方领导，本来想给人家留存的……你好好地去反省！”

师傅摇摇头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。一种巨大的失落感瞬间包围了我，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常常盯着打印机出神，心里有一股怒气。订饭时间到了，我没好气地说：“我要一份粥、一笼包子，配一个咸菜。再来一份粥、一个馒头，配一份黄瓜……”

“小同志，我早就想和你商量了。你能不能数清楚你们到底要几份粥、几份面条、几个馒头、几份小菜？俺们中午太忙了，不只你一家，好几十家单位等着俺们送餐呢。小同志，你算清楚了咱俩就都能快一些。真的。”

放下电话，曾经的成就感荡然无存。如何正确买一碗粥，如何正确打印一份文件，所谓的“聪明”让我觉得难堪。

我越发觉得万恋办事妥帖，薇薇姐也乐于把更多的工作分给万恋，师傅也常常在午餐时给她更多的指导。她们都是家里当姐姐的人，从小就承担起了照顾弟妹的责任，也都是做家务的一把好手。

至于我，后来每次把对外文件打印完毕后，都会翻来覆去地一页一页检查，直到毫无纰漏。

下期关注：第一次接洽合作

·小说连载

家族阴谋

(7)

■文/永城

旧念作祟扰清静，老板急电召回京

Steve向售楼小姐微微一笑，转身迈开大步走出售楼处，面前却突然跳出一个身影，是个面色苍白骨瘦如柴的男孩，瞪着大眼睛惶恐地看着他。

Steve吃了一惊，却没停住脚步。他知道售楼小姐正注视着他的背影，而且小姐看不见那个孩子。只有Steve才看得见他——他就是从Steve身体里跳出来的，他们共处同一个躯体很多年了。只不过，他怎么突然又跳出来了？Steve自以为，在多年前就成功地禁锢了他。

自那时起，这架躯体去掉了多余的感情，制定了明确的目标，变得强大无比。他参与了上千次秘密商业调查，建立和管理着一支由天才组成的队伍，他战无不胜。这躯体里早就没有能让那孩子跳出来说话的余地了。

Steve面无表情地大步前行，像是遇见障碍却并不打算刹车的火车头。那孩子转眼间消失了。豁然一片蓝天。Steve已经来到热腾腾的大街上了。

街上依然闷热而空旷，四周看不到计程车的影子。Steve转身沿着马路前行，眼角的余光穿透售楼处的落地玻璃窗：售楼小姐仍站在窗前——应该是在看他，不然就坐下了，本来不是很困的么？Steve仔细回忆刚才的自己：确实有个小插曲，但以他的职业训练，不足以给小姐留下太怪异的印象。她为什么要一直盯着他？

Steve再次环视四周。售楼处孤零零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中央。项目尚未动工，只有一个售楼处。龙关镇并非大城市，这里更不是闹市，这项目的确有些新奇。而且，黄美珠为什么要来这里看房？

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音量并不大，却让Steve为之一振，仿佛半梦半醒之人被闹钟彻底惊醒。

“Steve，见过客户了吗？”手机里传出苏珊的声音。她怎会突然打来电话？按照惯例，把项目扔给Steve之后，她就万事大吉，坐等Steve交调查报告了。

“见过。一切顺利。”Steve简短作答。其实顺利与否对坐在北京的女老板而言并无

所谓，不顺利她也帮不上忙。她关心的肯定不是这个。

“嗯，Steve，你明天能回北京么？”

这才是苏珊要说的，但出乎Steve的预料。Steve原本是准备三天后返回北京的：弄清客户的用意，做一些初步调查，制订整套的行动计划，三天已经满打满算。不到一天就走，岂不是要让银河东莞的客户更加失望？

而且，不正是因为GRE的大老板这两天在北京，苏珊才把Steve打发到外地的？即便没有银河东莞的项目，她也必定会安排一些别的差事给Steve。莫非是办公室出了什么紧急的事情，或者有更重要的项目需要Steve来参与？总裁只在北京停留两天，如果Steve明晚抵达北京，也未必还见得到。

“我可以赶在明晚到达。”Steve一向善解人意。尤其对于上级。这是职场的另一条生存法则。

“不，明晚就太晚了。能中午到达么？或者最迟下午？比如，三点以前？”苏珊稍事停顿，清了清嗓子，“是杰森，我们的CEO，他说，务必要见到你。”

Steve吃了一惊，居然是总裁要召见。他来北京这么多次，这还是头一回。中国区结构不是一直很清晰么？苏珊是老大，Steve是她的二把手。中国人自百多年前就在自己的土地上为洋人当二把手，洋人早习惯了这样的方式。总裁为何突然想到要越级召见Steve？

“必须要赶回去么？”Steve试探道，“客户可能不太满意，因为调查计划还没准备好。”

“Steve，杰森的确很希望见到你。”苏珊用尽量平缓的语气，听上去却并不自然，好像扭捏的小媳妇在暗中赌气。Steve心里很清楚，她确实不希望他赶回来。

“明天上午的航班未必还能订到票。”Steve继续善解人意。

苏珊却突然坚决起来，不容反驳：“那就订头等舱。反正需要在下班前赶回公司！”

“好！”Steve回答得很干脆，脑子里突然闪过那荒地里的售楼处。他本打算明早再到那里去的，尽管那售楼小姐好像起了些疑心。

下期关注：昔日贵友今落魄，缘由不明令人疑